

黑暗之地 I

神秘 失踪

【英】汤姆·贝克◎著 刘莹◎译

长春出版社

黑暗之地 I

神秘失踪

【英】汤姆·贝克◎著 刘莹◎译

美 音 出 版 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7-2011-350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神秘失踪 / (英) 贝克著 ; 刘莹译. -- 长春 : 长春出版社, 2011.11
(黑暗之地)

ISBN 978-7-5445-2014-0

I. ①神… II. ①贝… ②刘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84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36047号

Darkside

Text copyright © 2007 by Tom Becker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cholastic Children's Books and
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1 by Changchun Publishing House
All rights reserved.

黑暗之地系列 I 神秘失踪

著 者: 【英】汤姆·贝克

总策划: 冯知明

责任编辑: 许加澍

美术编辑: 汪 洁

特约编辑: 耿 丽

出版发行: 长春出版社

总编室电话: 0431-88563443

发行部电话: 0431-88561180

邮购零售电话: 0431-88561177

地 址: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1377号

邮 编: 130061

网 址: www.cccbs.net

制 版: 湖北今古传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 刷: 湖北今古传奇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mm × 1230 mm 1/32

字 数: 131千字

印 张: 7.5

版 次: 2012年1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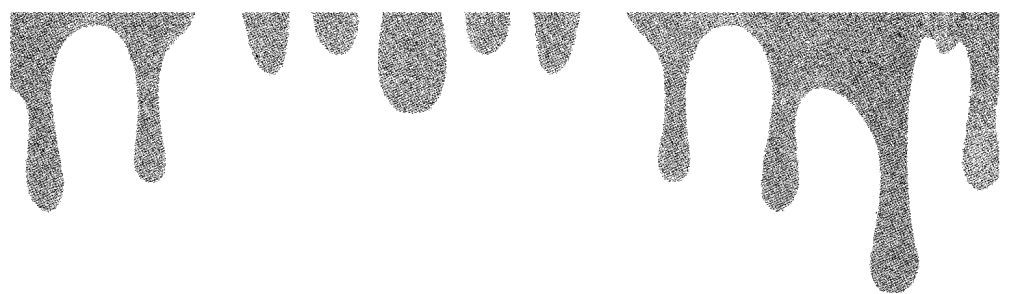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: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0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**献给我的父母和麦瑞文，
是你们让我的童年充满故事。**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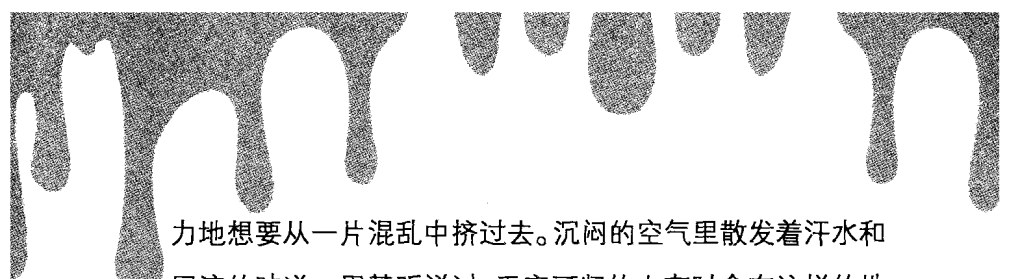
序

里基·托马斯真希望自己没从床上起来，他希望妈妈没有尽职尽责地把他弄醒，还希望自己错过了训练。他们全班同学都在地铁通道里跑着，边跑边像史前野生动物那样大喊大叫。某个大点儿的男孩推开他跑了过去，书包啪地一下打在他的脸上。里基一个趔趄踩进了水坑里，一股冷水溅到了裤腿上。那个男孩转过身，咧着嘴对他笑了。

“看着点儿，肥仔！”里基大叫道。

好极了。今天真是越来越精彩了。

前面，通道蜿蜒着延伸向远方。小学生们的大喊声和尖叫声撞击到墙壁上，刺耳的喧闹声在通道里久久回荡。老师们试图要压制住吵吵嚷嚷的学生。几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拿着公文包，往相反的方向匆忙赶着路，他们不耐烦地咂着嘴，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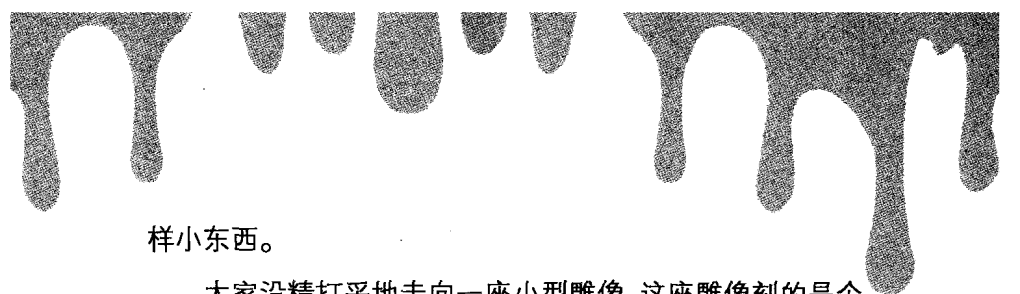


力地想要从一片混乱中挤过去。沉闷的空气里散发着汗水和尿液的味道。里基听说过,无家可归的人有时会在这样的地方过夜。他没法想象那样会有多么不舒服。眼看着已经落后了,他用一张纸巾擦了擦被污水弄脏的地方。纸巾被染成了黑色,裤子仍然污浊不堪。里基把它塞回口袋,又留恋地想起了自己的床。

再有几级台阶就是地铁出口了,他们踏着重重的脚步走进了初秋的早晨。里基打了个寒战,拉紧了罩在头上的夹克衫帽子。天阴沉沉的,饱含着雨的气息。周围冷得刺骨。他们站在大广场的边上,被宽阔而繁忙的交通要道与世界隔绝开来。尽管还是清晨时分,但早就有稀稀拉拉的游客在大喷泉附近四处转悠了。几只鸽子抓挠着地面。在大家头顶上很高的地方,一尊雕像站立在圆柱顶端,庄严地凝望着伦敦的街道和屋顶,像灯塔一样,突兀而孤独。

秃顶的历史老师沃特金斯先生脸上挂着万年不变的不耐烦的神情,拍打着双手对大家喊道:“好了,听好了。听着!我们到特拉法尔加广场^①了。现在大家都跟着我,看在老天的分上,千万不要去别的地方闲逛。达伦?请你也注意点儿好吗?”在他身后,一个男孩粗暴地用脚踢了踢一只鸽子。那小东西拍打着翅膀飞出了几英尺远,重新啄起了人行道上的某

^①译者注:伦敦的标志性建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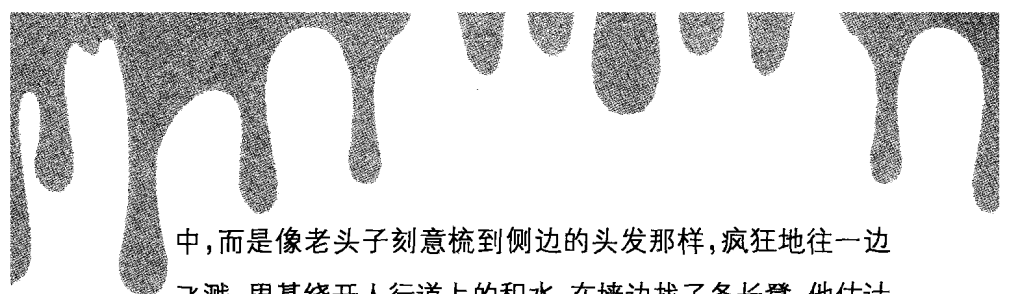


样小东西。

大家没精打采地走向一座小型雕像，这座雕像刻的是个名叫亨利·哈夫洛克的男人。沃特金斯先生开始罗列与某场叛乱相关的史实和数字，都是好多年以前发生在别的国家的。里基仰望着哈夫洛克那严肃、坚定的脸庞，任由那些年代淹没了自己。他很想知道那些参加战争的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，他们既要冒着生命危险上战场，又要奋力地去杀死敌人。通常，里基连一只苍蝇也不会伤害，但偶尔他的内心也会被愤怒刺中，对那些欺负他的孩子们的愤怒，以及对那些忽视他的老师们的愤怒。一旦他的眼睛里现出某种凶狠的神情，他的妈妈就会叹气，说他遗传了爸爸的坏脾气。但里基是不会知道的：他从来没见过爸爸。

一只好奇心特别强的鸽子边啄食着东西，边再次靠近了达伦。达伦狠狠地朝它踢了一脚，恰巧被沃特金斯先生看到。“你觉得自己在干什么？”沃特金斯先生咆哮着说，“到前面来，站到我能看到的地方！如果你想犯小孩脾气，我就成全你！”

趁着混乱，里基悄悄离开了老师和同学，向广场对面走去。他知道沃特金斯先生会嚷上一阵子，那他倒不如坐一会儿。他把手在冰冷的水池里划拉着，走过了左手边的喷泉。风夺取了喷嘴的控制权，水流和水花不再直直地喷洒向半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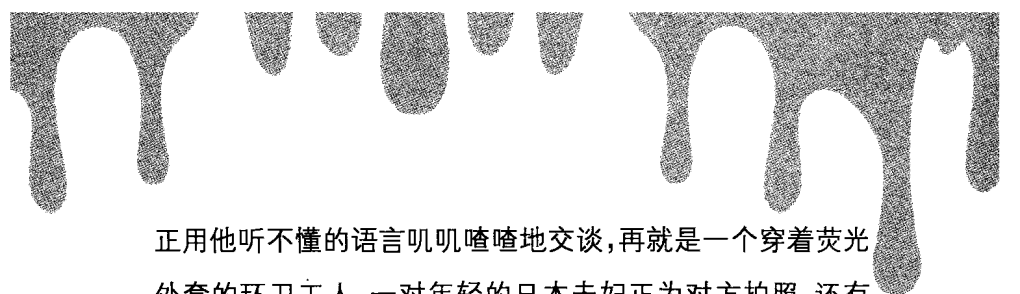


中,而是像老头子刻意梳到侧边的头发那样,疯狂地往一边飞溅。里基绕开人行道上的积水,在墙边找了条长凳。他估计从这里能看到别的同学,这样就能在大家离开广场前追上去。

里基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,在地铁通道时,他就把妈妈做的三明治吃掉了。坐在后面的几个女孩看到他把书包翻了个底朝天,边偷笑边交头接耳地小声议论,但里基并不在乎。他已经习惯被取笑了,所以并不会感到不舒服。意外的是,书包最底下有块放了很长时间的巧克力,看来他以前没注意到这个。他擦掉包装纸上的绒毛,满意地咬了一口。

沃特金斯先生好像很难把学生们拢在一起。广场另一边,喷泉的水流向几个女孩飞去,惹得她们尖叫起来;两个男孩则试图爬到纳尔逊圆柱底下卧着的青铜狮子身上。同班的凯文和詹尼斯则手拉手地从他坐着的长凳前面走过,想去找个更隐秘点儿的地方。这对小情人并没留意到他。看到所有人都散开了,里基忽然很想知道老师们为什么要这么费事地把大家带到这里来。

雨淅淅沥沥地落着,风呼啸着往耳朵里灌,送来了浓烈的女士香水的气味,他感到一阵沉醉。突然间,里基觉得有人正注视着自己,警觉让他的皮肤微微刺痛起来,是不是某个老师发现了他?他慌乱地扫视着广场。左边有一群外国学生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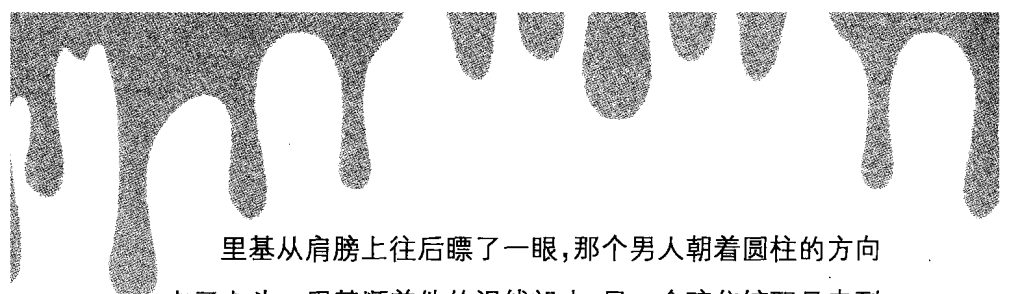


正用他听不懂的语言叽叽喳喳地交谈，再就是一个穿着荧光外套的环卫工人，一对年轻的日本夫妇正为对方拍照，还有……

里基停住了。人群当中有个高大而模糊的身影。那个人的头和肩膀比别人高出好多好多，就像座黑乎乎的摩天大楼。他的头发梳得油光水滑，穿着黑西装和马甲，打扮得就像个在殡仪馆工作的职员。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但有件事情是确凿无疑的：他正直勾勾地盯着里基。当他们互相对视时，里基感到一阵晕眩，身边的人群、汽车和建筑物都开始消融，取而代之的是打着旋儿、令人窒息的黑暗。他吃力地把视线从对方身上移开，低头盯着双脚，好不容易才喘过气来。当他抬起头时，那个人仍然在盯着他看。

远处，那些在听沃特金斯先生讲课的同学离开亨利·哈夫洛克的雕像，聚到了纳尔逊圆柱周围。里基收拾好东西，朝他们那边走去。高个男人看见他走开，也跟了上来。那些外国学生头也不抬地为他让出了一条路，好像他们能感觉到他的存在，但却看不到他。里基加快了脚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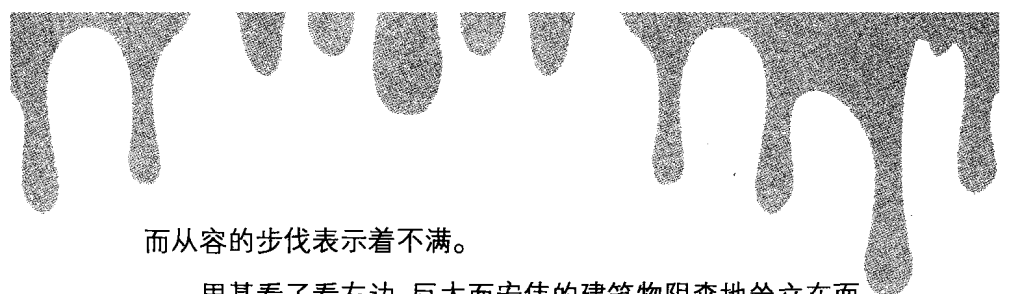
那个殡仪馆职员缓慢地移动着，显得异常谨慎。他好像并不着急，还咧开嘴巴笑了起来，笑容里隐藏着某种阴险的期待。他的整个身体好像笼罩在灰蒙蒙的阴影之中，人们像梦游患者似的为他让路。这家伙是谁？他想对自己做什么？



里基从肩膀上往后瞟了一眼,那个男人朝着圆柱的方向点了点头。里基顺着他的视线望去,另一个殡仪馆职员走到了自己和同学们中间。这是个小小男子,他穿着同样的西装,长着棱角分明的脸。他的头发全都掉光了,长而狭窄的鼻子在脸上分外醒目。跟他的搭档不同,这个殡仪馆职员一直都在动来动去,他一边喃喃自语,一边兴奋地曲起膝盖跳跃。看到里基走了过来,他抬起手冲着小男孩示意一下,然后用一根手指缓缓划过喉咙,好像正用刀子把喉咙切开。

里基扯开嗓门,朝着他的班级那边大声喊道:“沃特金斯先生!快来呀!救命啊!”风和喷泉流动的声音吞没了他的叫声。两个男人从两边包抄过来,他拉住站在身边的男人的夹克袖子:“嘿,先生!先生!”——但那个男人甚至都没有回头,好像里基是个隐形人。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。也许他根本没有离开过床,这只不过是个可怕的噩梦。他的心脏在胸腔里剧烈地跳动着,恐惧的泪水刺痛了眼睛。

这里没人会帮他,他必须赶快离开。里基冲向了广场左上方的角落,那边有一段宽阔的石头台阶,可以让他逃到外面去。跳上台阶时,他撞到了那对曾经在附近照相的年轻日本夫妇。他扭过头向他们道歉,但对方没有任何反应。里基在台阶顶上拐向了右边。两个殡仪馆职员肩并肩地跟着他走上台阶。那个小小男子换着脚跳跃着,对高个子同伴那缓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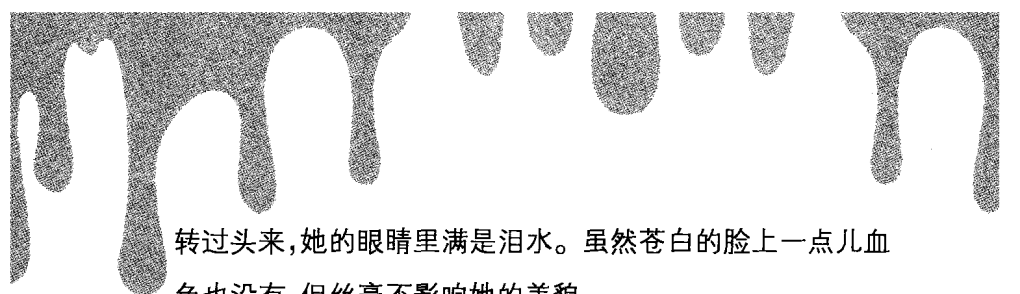
而从容的步伐表示着不满。

里基看了看左边，巨大而宏伟的建筑物阴森地耸立在面前。某个艺术展的广告横幅在风中飘动。正前方是一座古老的教堂，尖顶骄傲地划破了天际。如果能想法子进去的话，他在里面肯定会很安全。就在这时，路牌上的绿色小人消失了，身后，小个子男人咯咯笑着往前探出了身体。里基使劲按着红绿灯的按钮，但好几辆汽车从他身边呼啸而过。现在，他们就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。没有别的办法了……

里基飞奔着穿过街道，险些被一辆猛按着喇叭的汽车撞到。他得意洋洋地跑向了教堂。房屋一侧有块刷着油漆的牌子，标明这是圣马丁分支教堂。他冒着危险回头看去，两个追赶他的男人还在马路对面等着。愤怒让那个小个子显得很紧张，但高个子男人却只是笑了笑。里基打了个冷战，跑进了教堂大门。

里面有种令人愉悦的宁静，风雨声和车流声变成了柔和的嗡嗡声。里基把帽子拉下来，仰头打量着华丽的屋顶，往前走。教堂里空荡荡的，除了最前排的椅子上坐着一位年轻女士之外，就没别的人了。那位女士正低着头祈祷，她穿着长长的深红色连衣裙，戴着帽子，帽子下露出了几缕染成荧光橙色的头发。里基拖着脚步往她后面的那排座位走去。

他坐下时，椅子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响声。那位女士循声



转过头来，她的眼睛里满是泪水。虽然苍白的脸上一点儿血色也没有，但丝毫不影响她的美貌。

“你好。”她严肃地说。

“呃……嗨，”里基顿了顿，“你还好吧？”

她微微一笑，用手背擦了下眼睛：“我没事的，多谢你的关心。”

“不客气。”

尽管很难过，她的声音还是清脆悦耳。里基抓抓脑袋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那位女士体贴地拍了拍她身边的座位，里基走到她身边坐了下去。他模糊地意识到先前在广场上闻到的那股芳香又回来了。

“你为什么会到这里来？”她温和地问，“你好像很不开心，就跟我一样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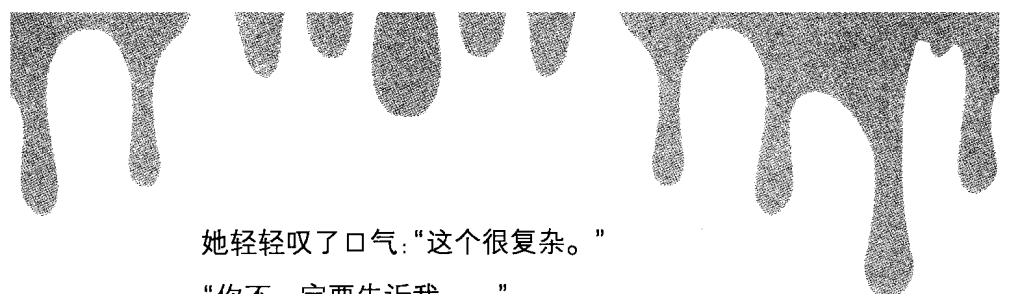
砰的一声，风把身后的一扇门吹得关上了。里基猛地转过身去，那边并没有人。他正在犯傻，他必须要镇定下来。“是呀……我没事了。只是有人在找我的麻烦。”

那位女士叹了口气：“人们有时会对同类很残忍。”

里基不安地在木头椅子上动了动。“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”他终于说道。

“当然可以了，亲爱的。”

“我进来的时候看到你在哭，为什么呢？”



她轻轻叹了口气：“这个很复杂。”

“你不一定要告诉我……”

“不，没事的。只是不得不抓走某个小孩子的时候，我会感到很不舒服。”

广场上，沃特金斯先生正期待着找个地方躲躲这场暴雨，喝杯热茶，但在清点人数的时候却出了问题。

“是的，我们绝对少了一个人。我点了两遍了。”

沃特金斯先生叹了口气。每次都会少个人。

“我们看到里基·托马斯到广场外面去了。”有人大声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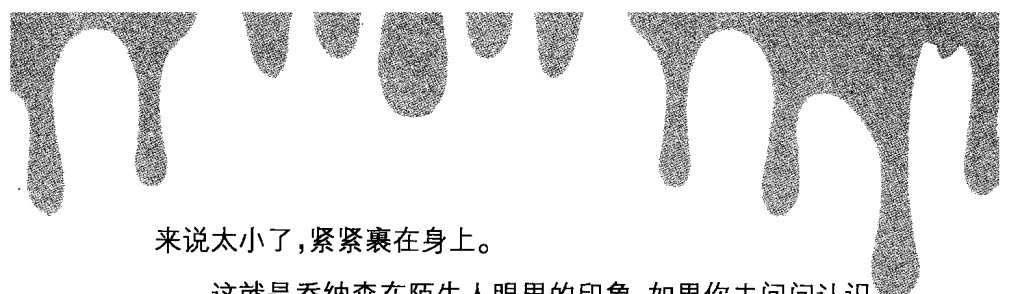
老师环顾着四周。这真是太好了。那孩子有可能跑到任何地方去。这帮惹人操心的孩子，他们为什么非要这么对他？他把手拢到嘴边，大喊道：“里基！”

圣马丁分支教堂外面，几个人钻进了一辆黑色的面包车，车身一侧用油漆写着“汉博尔 & 斯奇特殡仪馆”的字样。其中有个人站都站不稳了，需要靠同伴的帮助才能坐进车里。一个个子很高的男人小心地弓着身体，坐到驾驶员座位上，发动车子驶向了远方。在他们头顶上很高的地方，纳尔逊爵士沉静而冷漠地注视着这一切。



泰晤士河的下游正在大兴土木，挖土机的隆隆声和钻头持续不断的嗡嗡声让空气都在震颤。几个戴着安全帽、穿着荧光外套的男人重重地踏着沙子走来走去，不时地把双手拢在嘴边互相喊着话。纤长的起重机如钢管般刺破了天幕。此刻这里就像一个战场，伤痕累累，到处都是坑洞和残垣断瓦。但几个月，或者是一年之后，就会有另一幢巨大的建筑物傲然耸立进云霄。仿佛是城市发现大地上再也没有横向延展的空间了，正竭力在天空中构建着新的文明。

乔纳森·斯塔林斜靠在桥栏杆上看着那几个男人工作，夹克衫被风吹得瑟瑟抖动。他今年十四岁，身体颇长，顶着一头蓬乱的棕色头发，他灰色的眼睛里满是烦恼，每个动作似乎都在宣告着：“别惹我，烦着呢。”藏在夹克里面的校服对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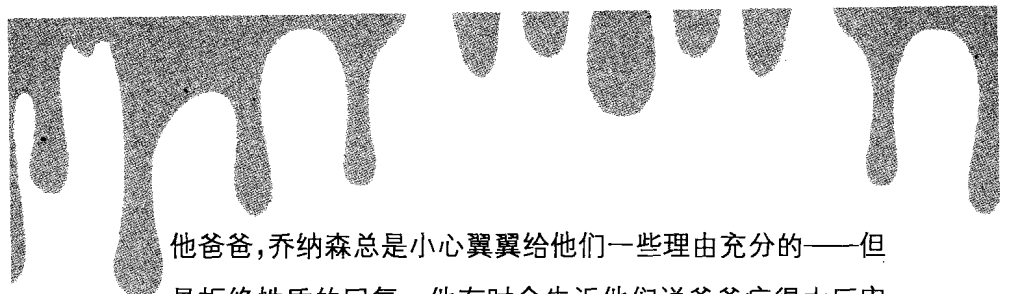


来说太小了，紧紧裹在身上。

这就是乔纳森在陌生人眼里的印象，如果你去问问认识乔纳森的人他长什么样子，他们也很难给出答案。他们也许会本能地皱皱眉头或耸耸肩，乔纳森是那种不会引起别人太多关注的人。（再说，就算你问问乔纳森他自己长什么样子，估计他也回答不上来——他已经好几年没照镜子了。）

这种避开别人注意的能力——从大家眼里消失的能力——好几年前就开始派上用场了。乔纳森靠着它溜出学校，像鬼魂似的穿过学校大门消失掉，既不会在家长手册上留下记录，也不会引起老师们多疑的询问。当本应在化学课上打瞌睡，或者心不在焉地拖着溅满泥浆的双腿在运动场上奔跑时，他却漫步在伦敦的街道上，寻找着某种与众不同的东西。他穿过索霍区曲折迂回的小巷，经过海格特公墓那些七零八落、长满青苔的墓碑，站在亚历山大宫殿高处俯瞰着像蚂蚁窝般延伸向远方的城市。

不过乔纳森也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。总是有懒散的警官和警察在街上巡逻，几个特别机警的老师也会留意到他在课堂上的空座位。乔纳森时不时地会出现在女校长的办公室里，一言不发地坐着，看她悲哀地摇着头，发表那些鼓励性的演说。他被停过几次课，现在是最后一次被警告了。不过他还从没有因为这个给家里惹来麻烦。学校有好几次都试图见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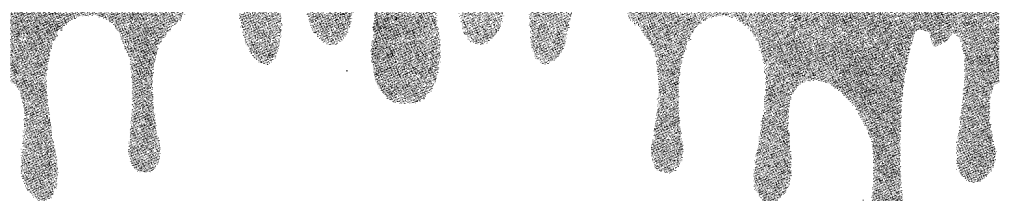


他爸爸，乔纳森总是小心翼翼给他们一些理由充分的——但是拒绝性质的回复。他有时会告诉他们说爸爸病得太厉害了，没法来学校，至少有时候这是真的。

这天，看到进阶数学实在是难以应付，乔纳森趁着午餐时间从学校后门溜掉了。经过伦敦大桥时，金丝雀码头闪闪发光的高层建筑吸引了他的目光。等他确认地铁里的人都在急匆匆地赶路，并没有人注意到自己后，便坐上朱比利线直奔码头那边去了。他到的时候正是下午三点左右，秋日明亮而寒冷的天际涂抹着几缕黑云，宽阔的街道和广场上依然满是行色匆匆的人群，他们从一个地方赶往另一个地方，头使劲低着，好像被四面八方挺立的庞大玻璃建筑物给吓坏了。

远处出现了个熟悉的警察身影，乔纳森看见他走下通道，朝着自己走来。是时候开溜了，如果被他们逮住询问，你就完了。乔纳森尽量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，离开铁轨掉头往码头中央的两栋大楼之间走去。那个警察对他喊着什么，但他假装没听到。一转过街角，他就猛跑起来。

也许乔纳森在运动场上不可能打破任何记录，但在伦敦的街道上跑起来可没人能追得上他。他敏捷地绕过上班族和购物的人群，抄近路跑进了一个绿色小公园里。有人正在临时溜冰场里溜冰，他们旋转着，滑动着，划出道道优美的弧线。乔纳森如野兔般窜了过去，那个警察又叫了几声，但是在



后面离得很远的地方，他落后太多了。乔纳森没有躲进旁边的那个大型购物中心，他坚持待在外面的开阔地带。购物中心里有闭路监控器和保安员，对小孩子们总是很留神，生怕他们偷东西。他待在外面要更安全些。

他穿过几条街道，发现自己跑到了一个小广场上。喷泉平缓地向半空中喷洒着水花。角落里有个小小的售货亭在卖咖啡和小吃。广场四周的道路上没有一丝声音，这个地方有种能让他放心的寂静感。回头望去，他知道自己摆脱掉了那个警察。他暂时安全了。乔纳森在一道大理石矮墙上坐下来，想要喘口气。

广场的一边，三幢大楼比邻而建，高高地挺立在乔纳森面前，楼高得几乎挨到了空中飘浮的云彩。中间最大的那幢高楼的楼顶有盏灯忽明忽灭，用来提醒低空飞行的飞机。只是伸长脖子仰望它，就已让人感觉到自己是那么的渺小。乔纳森很想知道每天在最顶层工作、能将整个城市尽收眼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。

这时，有位穿着细条纹套装的女士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她洒脱地走在广场中间，边走边用雨伞轻点着地面。圆边帽子优雅地扣在她的脑袋一侧，露出一缕茱粉色的秀发。尽管没人留意那位女士，但她身上的某种东西深深地吸引了乔纳森，他简直没法把眼睛从她身上移开。那位女士看见他注视